



藝

本期內容

- 文思坊 中國大陸的聖地之旅
- 焦點閱讀 基督宗教研究的人文與教會向度
- 聖樂雜錦 重尋崇拜中失落的珍貴—詩篇(一)
- 閱讀有時 托爾斯泰中短篇小說選
- 書訊
- 社長室 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
- 文藝同工傾心事 再見吧, 謝弟兄……
- 本社動態

通訊

CCLC Newsletter

二〇〇七年三月 Mar. 2007 第二十八卷 第二期 Vol.28 No.2



中國大陸的聖地之旅

亦文

因著尋找文理版聖經的緣故，在網上結識了一位鎮江的弟兄，並多次聽他說起淮揚一帶的基督教遺蹟，心儀已久。於是，利用國慶長假，與外子一起做了一回朝聖之旅。

在火車站接到我們，朱弟兄夫婦帶我們去的第一個地方是大西路福音堂。據說，1949年以前，鎮江曾有八家教會；現在，有的改為民居，有的夷為平地，只剩下了這一處。這座教堂最初由美以美會建於1889年，文革中改作學校，1981年修復。除了這幢古建築外，值得瞻仰的還有加建小屋中存放的戴德生墓碑。

親瞻戴德生墓碑

雖然早在照片中看到過無數次，但親身站在黑色大理石墓碑前的感覺，仍有一種不太真實的感覺。當朱弟兄告訴我，戴德生原在伯先公園西山腳下的墓地已湮沒無存時，我更加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復確認，才知道當地教會的苦衷：鎮江和全國各地的城鎮一樣在大興土木。開發房產勢必要徵用土地，我們的祖先雖然曾以保護祖墳為由拒絕過造鐵路、樹電杆；今天的教會卻無法以保護宣教先驅墓園的理由與市場經濟相抗衡。如果在圈地挖地的過程中發現了文物，開發商一般會通過政府告知各有關單位「認領」，而教會往往沒有能力承擔申領前後所需支付的運輸、維修、保存的費用，很多時候只能眼睜睜看著文物被其他機構「抱養」甚至成為「棄嬰」。即便這塊墓碑，也曾在鎮江博物館的牆角下被風雨侵蝕多年，斷裂成好幾塊，其中第二塊不久前剛找到，這才拼復成現在的樣子。朱弟兄的一番話，使我聯想起，去年臺灣之行時，輾轉聽到的消息：為了使先人的墓碑得以完整地保留下來，戴氏

家族曾先後支付了相當一部分費用。

朱弟兄帶我們去的第二處遺蹟是賽珍珠故居。其實，賽珍珠的鎮江時期僅僅是孩提時代，這幢東印度風格的建築嚴格意義上應該被稱作她父親、美國南方長老會宣教士賽兆祥的故居。故居二樓陳列了一些賽氏夫婦的照片與資料，其中有一幅「賽兆祥鎮江傳教功德碑」的拓片，而原物卻陳列在夢溪園（沈括故居）。去夢溪園的路上，朱弟兄告訴我，還有一塊宣教士的墓碑，竟然被革命烈士紀念館「領養」去了。看來，這種可笑而可悲的「拉郎配」，絕非個別現象。



訪揚州教案舊址

在鎮江停了一天，翌日便租車駛往揚州，有了新建的揚州長江大橋，兩個城市之間的交通不再依靠輪渡；揚州新建了火車站，也結束了揚州人擺渡到鎮江乘火車的歷史。這次來，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造訪揚州教案的遺址。按香港海外基督使團的吳編輯給我的地址，計程車司機把我們帶到皮市街口。下車後擡頭一望，心裏涼了半截——大概是舊城區改造，整條老街都被拆得七零八落；連房子都屍骨不全，當然也沒有門牌號可看，哪一家才是149號呢？「吳編輯說，附近有所實驗中學，會不會是這家？」果然，中學的斜對面，孤零零的兩棟老屋佇立在廢墟中。

敲門進去，一位正在洗衣的婦女彷彿已很習慣了來訪者，允許我們進院參觀；也從她口中知道，作為揚州教案舊址，這座老房子仍會繼續被保留下去——我們才注意到牆上釘的那塊紅色的「文物保護」鐵皮牌。儘管如此，我和外子還是不放心地拍了很多照片，並錄了像，因為這次來，遺址周圍的民居已成殘磚廢瓦；不知道下次來的時候，這兩棟老房子將會被甚麼樣的現代建築所包圍，徹底喪失其原來的人文環境，這在國內的城廂改造上並不少見。

據史料記載，揚州民衆圍攻內地會宣教士住所時，戴德生的妻子瑪利亞和同工白愛妹從二樓跳牆避難，受了傷。當我向女住家詢問，「您知道她們是從哪裏跳下去的嗎？」對方卻一臉茫然，她從未聽說過外國人跳牆的事情。我沒有再追問，住家的反應毫不奇怪，因為國內普通民衆對民



教衝突的記憶，仍然只包含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如喪權辱國的條約、地方官撤職、鬧事者殺頭），而摒除了宣教士所受的苦難（如被威脅、被罵、被打、甚至被殺）。這兩棟房子之所以能存留至今，恐怕也是為了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義」，而非紀念「帶著愛來中國」的福音先驅。

教士的佳美腳蹤

近年來，國內開始流行主題旅遊，甚至掀起了「紅色旅遊」的熱潮，海內外的華人教會，完全可以組織一些「宣教之旅」。自馬禮遜入華兩百年來，西方宣教士在中國各地都留下了佳美的腳蹤，雖然在文革年代遭到過大規模破壞，今天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又以另一種形式摧毀了大量古蹟，但仍有很多遺址和聖地可以憑吊：

去浙江杭州，別忘了看看當地唯一的教會醫院，今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說起醫院的起由，還有一段曲折的歷史：一位在印度負責鴉片種植業的官員，因受良心譴責而辭職，並捐獻了三千英鎊的鉅款，請聖公會轉交給幫助華人戒煙的機構。早在1860年，負責寧波醫院的戴德生就收到了這筆奉獻，但他卻因為捐款的來源與他所從事的福音工作相抵觸，而拒絕接受。十年後，聖公會用這筆錢在杭州建立了戒煙所，後來發展成著名的廣濟醫院。

去甘肅蘭州，別忘了看看內地會博德恩醫院，今蘭州市第

二人民醫院。醫院背後的故事同樣感人：耶魯大學的畢業生伯頓威廉繼承了百萬家產，但他一心向往到中國甘肅來服事回民，為了裝備對伊斯蘭教的知識，他前往埃及開羅進修，卻在那裏感染上腦膜炎去世，年僅二十五歲。「出師未捷身先死」的他，將自己遺產的一部分捐給內地會，金額超過了當時內地會一年的奉獻。這筆錢，於1914年被用來在他生前的向往之地建了一家醫院，也是當時甘肅全省唯一的醫院。

有機會乘長江遊輪，別忘了在沿途重遊一下戴德生臨終前巡視過的福音站，體會這位老人為了中國不惜獻上千鎊英金、千條性命的心志。

去新疆烏魯木齊，別忘了憑吊一下內地會胡進潔牧師、馬爾昌教士、巴富義醫生的墓地。

去山東煙臺，別忘了到濱海路海軍航空學院造訪一下享有「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語學校」之譽的芝罘宣教士子弟學校的遺址。

去河北曲陽，別忘了在紐西蘭宣教士護士何明清的墓前獻上一束鮮花……

絕大多數宣教聖地、遺址及教堂都是無償開放的。然而，當我們免費參觀的時候，是否想過，我們今天之所以可以得到免費的福音，是因為主曾在十字架上償付過「天價」；同樣的，我們今天可以免費聽到福音，也是因為當年傳福音的人曾付出過昂貴的代價。

（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基督宗教研究的人文與教會向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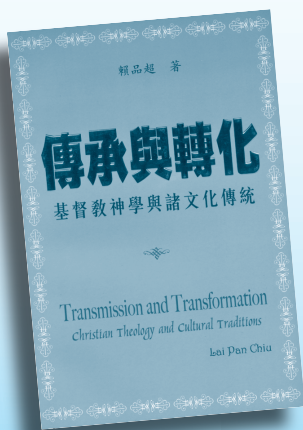
節錄自《傳承與轉化》—— 基督教神學與諸文化傳統（82-83頁）

……一位博雅教育的著名倡導者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指出，大學是一處教導普世知識（universal knowledge）的地方。據此原則，他辯稱，大學應包括神學研究。據相同的原則，對非基督宗教的研究也不應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並且不應把它限制在大學所在的城市或國家內的宗教。它反而應該是在原則上盡可能在教學範圍上包含所有的宗教，而只能因實際的理由（如財政），才將範圍收窄。事實上，這也是符合士來馬赫所提議的，把宗教研究納入哲學神學而非實踐神學的領域之內。倘若有人從實踐神學，如宣教學的角度來考量對非基督宗教的知識的實際應用，則只會考量那些與宣教工場有直接相關的宗教。這就會把研究變得「地域」（parochial），而與大學精神相違背，這種「地域主義」的誘惑對亞洲基督教大學尤為強烈，但倘若我們採納士來馬赫的進路，將對非基督宗教研究放入哲學神學，那就會發覺，因要把基督宗教放置在宗教歷史的全

球脈絡中，它需要具備對過去和現在在地球上的所有宗教的知識，它不應局限於「世界宗教」（把原始宗教排除）或某幾種壟斷本地宗教景觀的宗教。這些都是博雅教育的理念，對在亞洲基督教大學內的宗教研究的教學有重要的意義。

在士來馬赫在生時，某些概念的使用是無法避免的，但在「後殖民」（post-colonial）和「後現代」（post-modern）的廿一世紀，「亞洲」（一個可能是從西方引進來的觀念）的人民或許需要反省一些從西方加諸而來的觀念。除了「西方」的「宗教」和「宗教研究」的概念外，或許我們也要重新考慮宗教研究和神學之間的對立二分，這種二分似乎是承接自現代西方的啟蒙運動中的理性觀，倘若我們回到「亞洲」的「宗教研究」的（諸）傳統，我們會發現，對宗教的「主觀」和「客觀」研究的二元論和嚴格區分，對於例如佛教和印度教的傳統／本土的研究而言，是不適用的。在這些傳統中，抽離和參與在宗教探索中都是必須的。

士來馬赫的神學教育進路中最嚴重的問題，或許是那種以教會為中心的傾向，這種傾向未能認真看待教會以外的社會問題，這問題對士來馬赫身處的歐洲來說不是那麼嚴重，因為教會和社會的範圍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在亞洲的情況卻非如此。在亞洲，與其他宗教人士對話和溝通不僅是日常生活經驗，更是一種需要；亞洲中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態和靈性問題，皆要求我們要與其他宗教合作，為亞洲建設更理想的將來。由於亞洲中的諸宗教（包括亞洲的基督教），會是其中一個因素影響著這些問題的形成、深化或得到解決。對於不同宗教對當代問題的相關性討論，若宗教研究學者仍然保持「中立」或視若無睹，在道德上是不負責任的。對社會中的苦難視若無睹，肯定是與亞洲基督教大學的（愛的）精神相衝突。所以，除了宗教多元主義之外，貧窮的問題，對人的剝削、生態危機等問題，皆致使神學和宗教研究的分家，變得既不可欲也不能證立。



賴品超 著
2006年
203頁
文藝庫叢書

作者簡介

賴品超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及神道學碩士，倫敦大學英皇學院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學院副院長。著有《開放與委身：田立克的神學與宗教對話》（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及文化研究社，2000），《邊緣上的神學反思》（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與林宏星合著）《儒耶對話與生態關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等。

本書簡介

本書所收錄的文章，主要是筆者在踏入廿一世紀之後，在不同的學術研討會上所發表的一些論文，代表了筆者近數年來對相同問題的一些思緒。這些論文都是直接或間接地關於基督教傳統的傳承。正如筆者在《邊緣上的神學反思》中承認，這種對傳統的重視，是受到沈宣仁教授的感染。

重尋崇拜中失落的珍寶——詩篇(一)

金頌恩

近年，「崇拜更新」成為教會積極探討的課題，其中離不開「崇拜模式」、樂曲風格、器樂及電子媒體運用等熱烈討論。教會領袖不斷掙扎，為迎合信徒的「需要」，苦心摸索受歡迎的教會「經營」之道，逐漸我們還以為只要能適應社會文化的趨勢，教會增長就必有保證。可惜，事與願違，教會不但失去了在世俗洪流中先知的角色，並造就了一群「消費者」信徒——他們相信的只是自己的愛惡感覺，人潮進出教會只為追逐心中的金牛犢。作為教會領袖，我們猛然醒覺未曾謹守祭司的職事。求主憐憫、寬恕，興起我們帶領信徒回歸以主為中心的崇拜，認清自己被贖子民的身分，進深認識至聖者，致能以神為樂！

讓我們先以謙卑的心向主禱告：「神啊，求祢為我們造清潔的心，使我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指教我們崇拜更新非單靠人的熱忱、或仗賴血氣，乃是當人願意放下自我，以神的國度為念，神的靈就在我們中間動工。」那麼，從何開始？從神的道，普遍公共崇拜中失落已久的珍寶——「詩篇」。她不單是我們鍾愛的靈修用材、選取宣召經文的熱門經卷，也不單是詩人個別情感的流露，而是深刻地記載了一個民族的塑造——「詩篇」在特定的時空中被默示，懷抱過去的救贖歷史，展望將來的應許實現，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和教導人學義都有益；她是信仰群體的詩集、禱文，崇拜中的禮儀、可唱頌的教義和神學，是屬神子民的語言。

「詩篇」清楚展現一個民族的出現全建基於「約」的關係。信仰群體的歷史興衰緊扣著「約」中的應許、命令和生命指向，並非一場獨角戲 (monologue)，而是對話 (dialogue)。詩人在第一篇起首就申述：「惟喜愛耶和華

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vs.1-3)「有福」(Blessed)是從希伯來文“*esher*”翻譯過來，具快樂或滿意之意 (Happiness or Contentment, “Happy are those...”, from TaNaK’s translation)。而“*esher*”字根“*ashar*”，原指正直 (to be straight or to be right)。在此表明一心仰賴耶和華律法 (*torah*) 的人得到真正的滿足和喜樂。相反，惡人卻必滅亡 (vs.4-6)。正好呼應律法書中神賜的應許和頒布的誡命：「看哪，我今日將生與死，禍與福陳明在你面前；吩咐你愛耶和華你的神，遵行祂的道……你必要存活。倘若你心裡偏離，被勾引去敬拜事奉別神……你必要滅亡……要選擇生命……」(申三十15-20)。我們從歷史中知道以色列人的選擇，我們或以旁觀者的角度竊笑古人的愚頑，但他們的失敗豈非我們的寫照？我們以偏行己路回應神的啟示，陷在自找的困苦中埋埋怨神不聽禱告。是祂已發言，我們不願聽。「罪」的結局本是注定的，但希伯來聖經的作者屢以修辭的隱喻 (metaphor) 突顯神的性情 (God’s character)，「祂記念與人所立的約」，「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所發的哀聲，實在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困苦」(出三7-9) 等。這完全表露一位守約施慈愛的主如何深被人正經歷的苦難 (不管是因罪、為行義的緣故或外物加諸) 觸動。於是，「我下來是要救他們」，這又豈只是對古民族的宣告，彌賽亞詩篇的預言更成為萬民得贖的指望。

「詩篇」是塑造信仰群體的語言學校。「詩篇」中多用第一身 (first person singular)「我」，忠實地記錄先賢在古時所言所行，如何向神禱告，與神交談。我們就如嬰孩牙牙學語，從他們與主相交的生命中，學習向神「感謝、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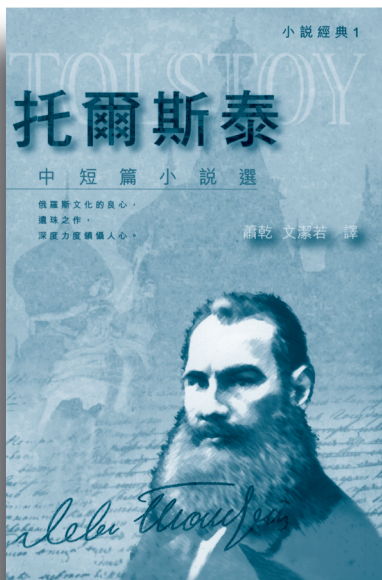
美」，「認罪、悔改」，甚至「呼冤、求救」。所表述的不單是日常生活、工作或道德情操，而是心底最摯誠、迫切的呼喚，心靈中最深層的寶藏。告訴我們生命是一場角力，如何在極喜大悲中，眼目仍定睛耶和華我們生命的主。「詩篇」中充滿人生的掙扎，描繪的不僅是勝利的歡騰，更有失敗的沮喪；不僅流露得救的感激，更有因苦難而生的懷疑、悲鳴，哭號：「為甚麼遠離我？」但在黑暗中，「凡等候耶和華的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原來我們「終生的事在祂手中」，在絕處，「祂從禍坑裡，從淤泥中把我拉上來」，「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定必歡呼」。「祂是我們的力量、我們的詩歌和我們的拯救」。正如加爾文所說：「詩篇正是心靈所有部分的剖析。」¹

當我們誠實地對神和自己，面對來自人性的情感和軟弱，我們就像詩人越發認識耶和華的屬性，就是使人敬畏的超越，使人親近的內蘊；神因人的罪而震怒，因顧念人而施慈愛；我們折服於祂聖潔公義的臨在，掩面求憐憫：「求祢將我們的罪孽洗除淨盡……不要丟棄我們，使我們離開祢的面……」，祂就定意以基督的寶血使我們得救贖，過犯得以赦免。就在神的面前 (in the “presence” of God，希伯來文“*pinyim*”就是“face”)，不單是個人，乃是整個基督教群體在公共崇拜中更新與主所立的「約」，明白自己的本體和成長，並群體的建立、轉化全賴創始成終的神，改變就在當我們的心思如孩童，純真坦然渴慕尋求父親的面，始能進入與神更親密、充滿愛的關係。

「詩篇」更是操練我們聆聽和接收訊息…… (待續)

1. John Calvin, *Calvin’s Commentary*, vol. 1 (Eerdmans: Grand Rapids, 1949), 36.

委身弱者的文學巨擘 以深邃作品服侍世道人心



托爾斯泰中短篇小說選

蕭乾 文潔若 合譯

托爾斯泰是近代俄國偉大的作家、思想家，他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均成為經典作品，享譽不衰。本書集廿三篇中短篇小說而成，均極具表現力，對人性的描摹及對世態的辨析已達極致。其中《魔鬼》一篇，直接譯自一九五三年俄文本，是中文的首譯。

譯者蕭乾是四十年代蜚聲國際的名作家，妻子文潔若至今仍致力翻譯及創作，他們偕手共譯，用精鍊而生動的語體文，忠實地呈現出托翁藝術營造所在的細微末節。本書不但是文學愛好者不可錯過的名著，也是大學生、中學生文學欣賞和學習創作的最佳範本。

序

陳錫麟

托爾斯泰是經得起時間考驗、享譽不衰的大作家。他的作品中文譯本不少，讀者對他的長篇小說，如《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大都耳熟能詳，也有些人讀過他的《藝術論》。可是他的中短篇，戰前只有一些譯文，散見於報刊，絕少結集出版的。

本社前身「廣學會」，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出版了一部《托爾斯泰短篇傑作全集》。這個版本，主要是根據莫德夫婦（Mr. & Mrs. Aylmer Maude）英譯的《二十三篇故事》，其中十五篇採自外間的譯作，其餘八篇是編譯者自譯的，全集二十多萬字。一九五六年，本社在香港印行港版，已四版。

後來偶然從本社前任總編輯許牧世教授處，得悉蜚聲國際的名作家蕭乾先生，有意搜集托翁中短篇佳作的俄、英、日文版本，著手譯成中文。我們知道蕭乾先生是創作的高手，外

文的造詣很深，當時又主持著全國性的文藝出版機構，任繁劇而已臻高齡，還主動地要去翻譯的，當然是他自己最喜歡的，而又樂意與讀者共同欣賞的。翻譯是再創作，好作家譯他所喜愛的外國名著，必有可觀的，是值得介紹給廣大讀者的。所以本社通過有效途徑，並趁當時社長因公旅行之便，與譯者約晤懇談，這一本必屬佳作的中文譯本，就由本社出版了。

這新譯本是由蕭乾先生、文潔若女士夫婦倆偕手共譯的。本書前三版，譯者「棣新」是筆名。今得譯者同意，用回他們的真實姓名。本書全文約三十萬字，故事仍然是二十三篇，只有十六篇是根據莫德的英譯本，其餘七篇取自其他版本。「魔鬼」這一篇，直接譯自一九五三年俄文本，在香港的圖書館中，找不到它的中譯本，甚至英譯本也還沒有見到，這次可能是中文的首譯。全部二

十三篇中的人名、地名、度量衡，都參考俄文原本訂正，足見譯者所下工夫。

還有幾點可供讀者留意的。這新譯本，不像一般譯本只重故事的情節，還特別把情節發展中的細微末節一一譯出，這本是托翁原作的藝術營造所在。譯者忠於原著，又有充分的表達力，把它活活潑潑地顯現出來了。其次，這樣巨細無遺的勾畫，庸手就會出現許多衍文贅語，囉嗦不堪，但在譯者的筆下，就絕無浮言泛語，卻是十分精鍊。第三，譯文採用了許多口語，而且是道道地地的北方普通話。讀者通常讀到的書，雖說是用「白話」寫的，其實是「書面語」，而非日常生活中的「口語」。讀者如果有心從「閱讀」中欣賞活潑生動的「語體文」，無疑從這本書可以得著滿足。

牧情——溪水旁的呼喚

陳衍昌 著

陳衍昌牧師在會務百忙中，仍選擇安靜寫作，抽空整理平日與人、與事、與父神相遇碰觸而來的體會和感想，以文字牧養信眾，實屬難能可貴。

本書取名牧情，靈感來自主耶穌為羊捨命之情，作者自言，「尊重牧養，就要在生命的種種『情』中，精研、求進、力行。」

本書共分為四部分：1. 牧者情懷，2. 教會與我，3. 豪情似舊，4. 繫連妙結。有個人反省、牧會心得、緬懷故人、探索生命、暢談時事等，從生活各層面、多角度地表達作者作為牧者與人、事、地接觸而產生的感懷。正如本書盧龍光牧師的序言所說：「陳牧師的分享，不但為教會及牧者帶來了點點的溫暖，更給予年輕的牧者和正考慮牧職的信徒一些鼓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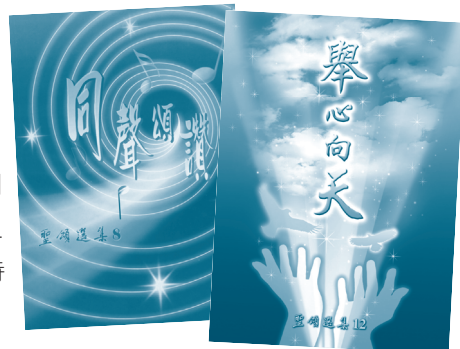


「淺易同聲聖頌此中尋」

聖頌選集第八集《同聲頌讚》及第十二集《舉心向天》(新出版)

蔣慧民編、譯

《同聲頌讚》及新出版的《舉心向天》同為收集二至三部同聲聖頌歌曲的選集，為一些未能唱四部而希望選唱一些較淺易、為女聲、童聲或混聲詩班(歌詠團)提供了優秀而合用的曲目。兩選集收錄有著名作曲家孟德爾遜(Mendelssohn)的〈向山舉目〉及〈耐心地等候主〉，蕭馬田(Martin Shaw)的〈榮頌〉、〈祝頌——平安入世〉及〈皆以歡欣歌聲〉(二部、三部各一)，瑞特(John Rutter)的〈一切美麗光明物〉、〈願主賜福看顧你〉及〈天使頌歌〉；詩篇選曲除了孟氏二曲外，另有詩篇第一零四篇〈我的心稱頌主〉、第一百五十篇〈哈利路亞，讚美上主〉及兩個不同版本第二十三篇〈上主是我牧者〉及〈詩篇第二十三篇〉。



「自西徂東」——馬禮遜牧師來華二百週年紀念活動系列

主辦單位：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基督教研究中心、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近代史研究中心、宗文社、基督教文化學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國基督教史學會

一. 公開講座(費用全免)

日期：2007年4月25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九龍旺角弼街)

講題：馬禮遜牧師來華二百週年的歷史意義

講員：李金強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治平教授(台灣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及外展部執行長、台灣中原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二. 研討會

日期：2007年4月26-28日(星期四至六)

時間：早上9:00 - 晚上6:3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香港浸會大學

主題：馬禮遜牧師生平與事工、

19和20世紀基督教在華的發展及貢獻等

三. 歷史圖片展(費用全免)

日期：2007年4月23-30日(星期一開始)

時間：全日開放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如對上述的公開講座、學術研討會和歷史圖片展有任何查詢，請透過以下方法聯絡籌委會秘書處——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電話：(852) 3163 4376 / 2609 6498

電郵：csrccs@cuhk.edu.hk

傳真：(852) 2603 6210

網頁：www.cuhk.edu.hk/ccc/csrccs

那打素醫院全名是「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是三間醫院合而為一的名稱。1881年的香港，成立了一醫務委員會，推展西式醫學，為貧苦的華人服務。委員多是倫敦傳道會的會員，主席戴維斯先生(H. M. Davis)捐款最多，他選用他母親的姓氏，名之為那打素診所(Nethersole Dispensary)，1893年那打素醫院(Nethersole Hospital)正式開辦。雅麗氏(Alice Walken)紀念醫院，建築費全由何啓醫生捐助，何醫生為紀念其亡妻，因而得名。該院於1887年開辦，曾於1904年增建為產科紀念醫院，1929年重建為新的雅麗氏紀念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何妙齡女士，其父為何福堂牧師，弟為何啓醫生，丈夫為伍廷芳律師，她捐資興建一新醫院，於1906年竣工，名為何妙齡醫院(Ho Miu Ling Hospital)。因時代演變，於1954年三合一成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以婦產科及護士訓練學校為最著，名重香港。

1954年座落港島般合道合一堂香港堂隔鄰的那打素醫院，計畫遷往新界大

埔區，在1994年間，般合道那打素醫院地段決定售出，由發展商在原址興築樓房住宅。該地段之所有權屬世界傳道會所有(1977年前稱倫敦傳道會)。經過彼此商討後，世界傳道會與那打素醫院董事會雙方同意將售地所得款項部分約港幣四億六千五百萬元(約為售得款項的22.5%)在港成立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用以資助本港及內地屬宣教、醫療健康、教育及社會服務等事工，以宣揚基督的愛心及分享精神。

上述基金的信託人有十位。三位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選派，三位由那打素醫院執行委員會選派，三位由世界傳道會在香港的唯一會員教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選派，一位為世界傳道會在港的高級傳教士出任，合共十人。分設評審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評審委員會顧名思義，負責評審申請計畫的內容及效益，向信託人董事局推薦；財務委員會於1999年8月成立世界傳道會／那打素投資有限公司，為日後自置物業未雨綢繆，部分款項則交投資公司進行投資生息。原則上投資所得利息用於該年度獲

通過撥款資助計畫的有關機構。

自1997年本基金成立以來，支持香港及中國內陸計畫有576項，受資助的社群包括失明、失聰、智障、殘障人士、孤兒、無家者、失業人士、在囚人士、新來港移民、居港的南亞少數族群、外籍傭工庇護中心、心靈情緒輔導訓練、醫院院牧服務等，以及內地西南少數民族基督教研究、醫護人員的培訓、購置流動醫療手術車及設備、重慶三峽教堂遷建工程等等。基金在上帝的祝福下與時並進，冀望基金本着基督的愛與分享精神，關愛有需要的人，讓福音廣傳，在地若天。本基金動用了基金利息達港幣1.85億元。佔申請機構的10%。其中宣教佔31%，社會服務佔27%，教育(神學教育為主)佔8%，醫療健康佔34%。香港各申請團體佔批出款項之52%，而中國內陸申請計畫佔48%。

本基金之評審準則，着重一、照顧邊緣人士需要的計畫；二、有特別需要之計畫；三、有創意的計畫；四、申請機構的可信性；五、計畫之長久性；六、培訓專才；七、不會考慮個人及獎學金之計畫等。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Nethersole Fund

Fung Sau Chung

Translated by K. Kwan

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 the full name of the generally-known Nethersole Hospital, encompasses three hospital facilities. A Medical Mission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in 1881 in Hong Kong to promote Western medicine to serve poor Chinese. The committee was mostly made up of member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hairman Mr. H.M. Davis, who donated substantially, chose his mother's maiden name to set up the Nethersole Dispensary. And in 1893, the Nethersole Hospital was established. In honour of his late wife, Hon. Sir Kai Ho (Dr. Kai Ho), C.M.G. built the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in 1887. A new maternity memorial hospital was added in 1904, and in 1929 rebuilt to become the new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Ms. Ho Miu Ling—the daughter of Rev. Ho Fuk Tong, sister of Hon. Sir Kai Ho) and wife of barrister Mr. Wu Ting Fang—donated to build the Ho Miu Ling Hospital in 1906. Due to the changes in the society, the three hospital facilities combined to become 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 in 1954. The hospital's speciality in maternity care and nurse training is widely recognized in Hong Kong.

In 1954, the Nethersole Hospital located beside the Hop Yat Church on Bonham Road planned to move to Tai Po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n 1994, the old site of the Nethersole Hospital (belonging to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previously known as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on Bonham Road went on sale for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Upon agreemen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t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nd the Nethersole Executive Committee approved that a portion of the benefits from the sale of the land, approximately HK\$465 million (or 22.5% of the total sale profit), was to be used to establish the CWM/Nethersole Fund with the goal to support evangelical mission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medical & health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social services. The goal was to promote Christ's love and unconditional sharing.

The above-mentioned Nethersole Fund is overseen by 10 trustees—three appointed from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three appointed from Nethersole Hospital Executive Committee, three appointed from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s only member in Hong Kong) and one appointed from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s senior missionaries in Hong Kong. The Fund has a screening committee and a finance sub-committee. The screening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screening grant proposals and the respective organizations' purpose and social benefits, and making recommendations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The finance sub-committee established a CWM/Nethersole Investment Company Ltd in August of 1999 in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pital investment. A portion of the fund is used for investing by Fund Managers. All interest generated from the investment funded grant proposals and their respective organization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97, the Nethersole Fund supported 576 different project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The people having benefited from the grants included the blind, the deaf,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 the disabled, orphans, homeless, unemployed, prisoners,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local minorities from Nepal, Indonesia and Sri Lanka,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counseling, hospital pastoral counseling etc. The Fund also supported Mainland's Christianity research among the southwestern minority regions, medical professional training, purchase of mobile clinics and pertinent equipments, church relocation projects in Chongqing, etc. It was the guidance and blessing of God that kept the Fund abreast of time. Looking towards the future, we hope the Fund will continue to bless those in need and let the Gospel be known. To date, the Fund has granted HK\$185 million of the interest generated from the foundation's investment. 31% of the funding went to evangelism, 27% to social services, 8% to education (seminary studies), and 34% to medical & health work. 52% of the applications came from Hong Kong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maining 48% came from Mainland China.

The screening criteria focuses on 1) projects that cater to the needs of marginal people; 2) projects that cater to the special needs in the society; 3) creative projects; 4) the credibility of the applying organization; 5) project's longevity; 6) projects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7) projects of personal or scholarship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再見吧，謝弟兄……

撥衍陪

有一天，我的教會舉行一次醫院佈道聚會，這次的目的地是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感謝神，藉著這次聚會，我認識了他——謝弟兄。

這次佈道聚會是在星期六舉行，我下了班才去。我負責的是長期病患者的樓層，而工作則是邀請該樓層的院友出席當天的聚會，並且領他們一位一位有秩序地到聚會之處；在聚會中的工作是陪談；聚會後，負責把他們送回病房裡去。

講員講道其間，有一位院友身體不適，我就把他送回病房去；在途中我自我介紹，他也介紹了自己。原來他姓謝。他一面嘆息，一面說：「阿全，這病令我……」從他說的話和語氣，我完全感受到他那份絕望，也

意識到他是末期的病人。此刻我真的不懂得如何安慰他，幫助他，只好對他說：「你已經很好了，要是我有問題的是我，我真不懂得怎樣應付呢。」

感謝神，祂竟用我的軟弱來幫助、安慰他。他聽完了我的分享，深深地嘆了一聲；隨後，我發覺他的語氣改變了。再談下去，我得知他是個基督徒，其間我對他說：「人生在世，我們都不過是客旅，不論生命多長，都難免一死，我和你都是一樣；只不過我們信耶穌的人有永恆的盼望——天家。」跟著，我讓他重新清楚得救……感謝神，他改變了……他不再懼怕和憂慮了！

第二天，我去探望他。我知道他希望擁有一本屬於他自己的聖經，我

便給他買了一本。當他收到聖經時，他非常開心，就像收到聖誕禮物一樣的興奮，他不停地向我道謝……我看見他這麼開心，我也開心……

有一天，我再到醫院想看他，他已經回家休息去了。往後的日子，我和他失去了聯絡……現在他究竟在哪裡呢？

也許，他已經離開了他的痛苦與疾病，回到神為每一位相信祂的人所預備的居所——天堂了。

謝弟兄，再見！……再見！

也許，有一天，在我離世見主面的時候，你（謝弟兄）會站在天堂的門前，面上充滿喜樂的笑容，對我說：「偉全，你記得嗎？我歡迎你！」



(一) 嘉賓來訪

- 本年1月12日至2月13日期間，多位嘉賓訪問本社，計有紐西蘭北島渥蘭的大學校牧蔡新嬌牧師、本港教會退休校長麥子嘉、韋少冰、潘木麟等，周天和牧師從美返港，上海林聲本牧師及中國神學院訪港團12人到本社書室訪問。

(二) 人事動態

- 1月23日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關瑞文教授蒞臨本社，與社長及編輯部同工交換意見，並願續任本社輔導書主編工作。
- 2月8日編輯部金頌恩女士應邀前往崇基神學院推介《普天頌讚》新修訂版。

(三) 出版服務

- 英華書院為全校中小學同學重新編訂《英華詩集》以供下學年使用，本社為之提供編輯、印製服務。



VISITORS

-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we were glad to have Rev. S. K. Choi from New Zealand, Rev. Lin Sheng Ben from Shanghai visited our office.
- We were also grateful that Prof. Kwan Shui Man from CUHK met with the Publisher and our editors to discuss on the publication of books on counselling.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總社：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號14樓
文藝書室：香港九龍東方街10號地下
社長：馮壽松 責任編輯：蔣慧民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話：2385 5880 傳真：2782 5845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GENERAL OFFICE: 14/F., 140 AUSTI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BOOKROOM: 10 TUNG FONG ST., G/F., KOWLOON, HONG KONG
E-mail: go@cclc.biz.com.hk Website: www.hkcccltd.org
Publisher: Fung Sau Chung Editor-in-charge: Chiang Wai Man